



陳水扁總統日前與華府連線舉行視訊會議，企圖說服國際媒體，台灣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擁有選擇未來的權利，究竟是「終極統一」或是「獨立」，應由台灣人民根據主權在民的精神決定。然而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則提到，美國當局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鼓勵民主但不助長獨立，以及如何支持台灣但不激怒中國？陳總統則回以選擇未來與選擇參與國際社會均為人權問題，暗諷美國以人權立國卻不尊重台灣人權。本文認為以上對話對於化解台美之間的心結並無助益，雞同鴨講的結果反而只是加深美方的猜忌，無助於台灣安全的改善，理由如下。

放大



圖片: 1 / 1

首先，美國之所以對外倡議民主與人權，本質上乃基於國家利益而非道德。這可從羅斯福總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表示，當人權涉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時，人權的問題必須正視。這個觀點進一步被納入《聯合國憲章》，如第55條即規定：「鑒於創造國際間和平友善關係所需要的穩定良好之環境，……，聯合國應該促使……全球尊重與奉行人權與基本自由」。它並未強調人權是國際關係中正式的一部分，而是強調國家的自身利益可能因為人權問題而受到影響，故須有所因應。陳水扁強調人權，對台灣而言是對的；對美國而言，卻可能違反美國的國家利益，故難以獲得美方的認同。

兩岸軍力向中傾斜

其次，美國定位台灣所發展的地對地飛彈為攻擊性質，反映在駐台北辦事處長楊甦棣五月初的談話，與台灣保持選擇未來的彈性也密不可分。儘管台灣軍方強調地對地飛彈只會在台灣受到中國攻擊之後，做為反擊之用，以壓制中國的第二波空襲行動，事實上也所言不虛，但美方仍擔心台灣會仗恃有大量的飛彈，賭中國不敢進犯而宣布獨立，更擔心台灣的飛彈會成為中國發動先發制人攻擊以遏阻台獨勢力的藉口。在對岸虎視眈眈的情況下，台灣選擇未來的權利宛如空中樓閣，但台灣卻為此而付出昂貴的代價，意即因為美國不支持有助於提升台灣安全的有效選項（如發展和大量部署地對地飛彈），導致台灣只能坐視兩岸軍力朝向中國傾斜。

最後，陳總統在視訊會議中也提到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行動未獲通過，意在言外指責國際社會漠視台灣人權。這話從台灣的觀點言之成理，但從美國的觀點則不然。台灣申請為世衛會員之事，使得美國當局有機會見識到台灣政治家的理性並不同於西方現實主義的理性。目標與手段的不一致，在台灣仍可以是理性的。儘管世界上有許多先例可以說明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是可以相互影響、相互拉抬的，譬如美國布希總統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因為國內有七成民意表示要找賓拉登復仇，在找不到賓拉登的情況下，只好找阿富汗當代罪羔羊。但鮮少有像台灣的例子，以國際自殘的方式博取國內的同仇敵愾，進而轉換成政治支持。

台美關係遲滯不前

這種先例自然加深美國在處理兩岸關係上的戒慎恐懼，即使中美關係因中美經濟戰略對話及中國軍力報告均缺乏正面結論而在短期內難以改善，但美國仍暫時將台灣牌束之高閣，以防萬一被台灣誤導而意外加速中美關係惡化。這也是為何台灣明明處於有利的三角關係（即中美正處於經濟、軍事、與戰略的高度競爭狀態），而台美

關係卻遲滯不前的主因。

作者為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主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政治學博士

[張子揚](#)
